

晉書卷一百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畱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尙書王尙黃門郎段章尙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尙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

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叅讚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誣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

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旣死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子諮議堂旣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徒李閏羌三

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
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
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
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
衆旣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
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
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
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
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閏
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

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
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
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
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
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
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
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
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
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
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

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
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
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
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
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
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般
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
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
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
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

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
旣尅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
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
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
西姚謚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
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
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
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
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
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

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謐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虵立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上以禮君柰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

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

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臯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旣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

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洗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
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立忠誠咸共毀之固勸
洗出戰洗從之乃遣立率精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
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立泣謂洗曰立受三帝重
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
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臯滎陽武牢諸城悉降
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立與晉將毛德祖
戰于栢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立司馬騫
鑿旨刃抱立而泣立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
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

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畱屯不進姚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

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立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

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

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尅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謚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灃西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蚤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

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沮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畱寧朔尹雅爲弘農大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沮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旣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

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旣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

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漳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尅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尅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尅遂以大衆逼之

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
紹畱姚鸞守嶮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
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
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爲琰所
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
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
信之臣乎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
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
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
分軍逕據閩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

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謨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象等率騎三

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拓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灊

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倚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倚之等於蒲坂倚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

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尙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豐西尙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謀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尙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

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晉人將送其欲終必不全願自我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馱亂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

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
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
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羣豪
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
北在茲姦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薦棘
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略尅摧勅
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
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
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
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

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
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
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爲之時隸無
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
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永貴之
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
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懷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繫組而降
軼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萇惟姦桀興始崇

構泓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晉書卷一百十九

晉書卷一百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劔懸焉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

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

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賓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

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
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
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
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
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
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盼
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
移者闔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旣至漢
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
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

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

迎滕滕率衆入州廡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廡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
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苻成隗伯等以
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
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
三人部陣肅然廡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
司馬張粲言於廡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
便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廡斂容曰卿言
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

在門請見廡廡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廡意旨再拜進
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
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
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
蜀而已廡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
等上庠大逆不道廡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
廡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
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
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
廡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廡腹心也特兄弟

既以怨廡引兵歸縣竹廡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犍
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
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
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
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
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
夷護軍姜發殺廡長史袁治及廡所置守長遣其牙門
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廡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
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
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

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尙來甚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尙甚悅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尙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尙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尙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畱鄉里託言迎家旣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廡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廡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

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厥爲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尙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勝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閭趙楊上官及氏叟

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韃
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
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尙求申期式
旣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擒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
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
尙還縣竹尙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
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
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尙曰然吾不欺
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尙雖云爾然未可必
信也何者尙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

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

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衷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
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
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
之尙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旣
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尙於
成都閻式遺尙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
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尙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
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
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
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

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子
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
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璽
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臣趙肅爲
腹心時羅尙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
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尙可
羅尙殺我尙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
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暕遣督護衙博廣漢
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尙尙遣
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

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

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驥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尙尙遣軍挑戰驥等破之尙又遣數千人出戰驥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尙遣將張興僞降於驥以觀虛實時驥

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
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
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
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
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
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
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
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
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
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

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尙尙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尙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尙遣大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尙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尙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諡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立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

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
廡器異之廡之使庠合部衆多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
千人庠爲廡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緜竹平
趙廡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
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
督銳衆與羅尙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
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尅小
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
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
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旣死蜀

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尙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黃旬何冲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尅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尙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阜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

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雉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
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
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雉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
城雉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郾城流移營據之三
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
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軍涪陵徐輦
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
輦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
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雉有長者之德每云興
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

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雒爲主雒僭號追諡流秦文王

李庠字立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

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廩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立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李特載記魏武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三國志作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後蜀錄作特祖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魏與此小異

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移監本誤夷今從後蜀錄及上交流移就穀句改正又閻式式字一本作或又一本作郁

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廡閣下手及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廡腹心也○

監本奔怒訛作厥怒又皆厥腹心也句皆誤者今改
從閣本

何臣趙肅爲腹心○臣後蜀錄作巨

益州從事任明○明華陽國志作督後蜀錄作任獻

李流載記牙門左汜黃訇何冲三道攻北營○訇本

作閭今從音義

讀書卷一百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

儁有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爲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
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
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
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
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郫掘野芋而
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
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
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
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永興元年僭
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

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
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
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
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
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
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卽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
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后加范
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
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
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

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羨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

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時李國鎮
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
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驥攻涪又陷
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
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
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
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不許李驥謂司空上官惇曰今
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
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

故釋縲經至哀而已驥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
 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驥與回俱見
 雄驥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
 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
 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
 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
 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
 假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
 任氏爲皇后氏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
 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驥征越雋太守李

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
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土
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
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
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
領軍玲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辯征
東李壽督玲弟珩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
玲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玲
稚死者數千人玲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
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

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
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
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
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始天所
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風成必爲名
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
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
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
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
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

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
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埽除氛埃以
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
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
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
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
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
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
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
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

名蓋世土險兵疆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
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
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
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
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
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
之時李驥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
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
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
朱提以費黑叩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

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子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

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
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
令杖大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
爲酌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
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
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
寤卽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
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納敬

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
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
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
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動
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
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
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植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
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
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
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

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
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
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
密計圖之李珩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
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介時有白氣
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
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
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
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

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
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旣殺班欲立越爲主
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
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
弟玘於涪玘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
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
尚書事立妻閻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
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旣果輕
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
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

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
網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
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
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
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
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
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
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
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
至壽所伺其運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

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
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弈爲先登壽到成都期
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
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
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
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
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
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
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諡曰幽公及葬賜鸞輅
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驥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珣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

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奔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

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赦其境
內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奔
任調李閔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
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
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帝母咎氏爲太后立妻閔氏
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
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
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倏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
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叡中常侍王廣聘於石

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糒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弈征牂牁太守謝恕

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弈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
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
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叡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強宮觀
美麗鄴中殷寔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
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
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傍
郡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
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
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
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

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
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諡昭
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
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
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
號爲賢相及卽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
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
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
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
自越檣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

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
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
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
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爲
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
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
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爲太后妻
李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
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叡等以爲景武昌業

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弈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弈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弈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旣誅弈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

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
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
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
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
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
位優之寔欲與分災青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
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昝堅等數千人從山
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
南以待王師昝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
爲而溫從山陽出江南昝堅到犍爲方知與溫異道乃

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咎堅
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
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
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
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咎堅走至晉
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
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
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
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
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

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卽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淖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况乎巴濮雜種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

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
侯之無斷騁馬屬健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荐食巴梁沃
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
至於斯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霸業
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
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
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
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厥膺遺骸莫斂尋戈
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爨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
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

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
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
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
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籠野戰羣龍李特窺
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
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李雄載記改年曰太武○太武華陽國志同後蜀錄作大成

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得後蜀錄作陽

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禍監本誤
鬪字書不載鬪字今改從宋本

李班載記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

王瓌監本誤越瓌今從尚書令王瓌及後蜀錄改正
李壽載記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
謀據成都○恒監本誤桓今從下文及後蜀錄改正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

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
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
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
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
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
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
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
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
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旣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
軍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爲

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
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
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
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
旣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
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
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
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
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
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

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立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人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肉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

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
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
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
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
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
獐胡獐胡弟訥龍侯將馮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
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
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繙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
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
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

鑲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
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
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
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
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
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
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
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
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
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旣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

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
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
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
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
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
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
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
足憂之間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捷請受過言
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
肩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

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
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肩大敗之肩輕將麾下數百騎東
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
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
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
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
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
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金城
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鷓陰以應
之光遣其將魏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

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叅
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
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
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
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
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
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
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朞年可以平
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
祁連都尉嚴純及閭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

率衆三萬及思復韃子奚干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
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
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
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
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
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爲姚萇所
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僞諡堅曰文昭皇
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
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

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
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
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
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
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旣居都尹權高
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
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
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
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
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

也業曰明公受天聰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
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
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
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晃晃
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
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
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
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
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
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

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
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顛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
以其黨索嘏爲敦煌太守既而已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
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
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
失承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穆引
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斬首送
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己瑞以孝武太
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
丙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

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讎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公會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

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
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
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
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竇苟討乞伏乾歸
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武
賁呂纂強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
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建忠沮
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
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
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白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

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
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部羣議以高昌雖在
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
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
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
十一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
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
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
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

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袍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韃韃瞋曰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

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
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因獸
猶鬪况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
爲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
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
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
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
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
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
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

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涪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
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涪
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
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
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
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旣倡大義欲屈
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
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
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
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

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
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
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曆明天文
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
病太子沖閭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
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
氣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
推機爲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
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
事發光誅之磨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

曰業聞師廻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磨磨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

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于姑臧
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
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磨
悠然自若磨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
州牧西平公呂纂擊磨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
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藩安
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磨唇齒卿雅
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
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
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巫卜小數

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
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勦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
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
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
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
之盛議欲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
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
合則敵疆我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
敗之郭磨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

睿走南奔廉川光病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
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
恐將不濟三寇闖關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
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
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
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
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
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
六十三在位十年僞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

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及堅亂西奔
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
不發喪纂排閤人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
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
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
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
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
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
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

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
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
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
去矣旣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
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
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聞
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
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
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
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

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劒直前斫纂
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
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
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
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卽位弘曰
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
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
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卽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
年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爲咸寧謚紹爲隱王
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

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殞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

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
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
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
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
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
驚疑肆逾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
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
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
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
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

女子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
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
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
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
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
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
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
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亶河爲鹿孤
弟儻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
農所利旣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

下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
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僣
檀寇姑臧乃還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
得真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
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
祭駿并繕脩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
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答天
戒纂納之耆婆卽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
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
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

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闕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爲慮竊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槩之變

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
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
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
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
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
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起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
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
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閣
超取劒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川
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

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
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
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
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僞巴西公
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
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
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
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
猶抗言於哀公况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
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

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四海顛顛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某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

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僞諡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卽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改元爲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

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羣雀鬪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

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悔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脩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

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
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
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
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遺母弟愛
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
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
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
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
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
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值錢五千

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
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
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僞檀及蒙遜頻來伐之
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
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
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
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滅迭相篡弑二虜
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歔慟泣酸感興
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
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

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減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垂鸞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賑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叢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爾覺發

蕭墻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而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騰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大鑒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伺

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呂光載記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
討北虜匹勒於三巖山。下文他妻梁氏止之曰緯
超俱兄弟之子是他爲光弟非光子也後涼錄作遣
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可証其誤

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後涼錄光生於咸康四年歲
在戊戌則距隆安三年歲在己亥當爲六十二歲綱
目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十二月呂光自稱酒
泉公十四年己丑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至是年己
亥亦爲十四年此云在位十年蓋以稱王之年言之

也

呂纂載記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後涼錄云涼州人胡據注云一作卽序不知何解又一本作胡安枚令今存以俟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三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旣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恃恒憚而不

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卽王位改名皝外以慕容皝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儁旣尅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

南再爲司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表

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
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
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
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
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
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迤
邐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
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
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
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

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
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
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
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
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上崩可謂乾啓神機
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因而
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
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
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
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

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
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
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
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
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
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
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
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
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

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
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
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
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樛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
世云樛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
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
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
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
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
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

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

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

悉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
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
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
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
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
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
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
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
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
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

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
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
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
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
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
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
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
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
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斬越于陣垂引
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

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
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
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
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
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大
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
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鑿輿勤王誠義邁蹤
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
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
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

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闇於
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
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
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
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
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
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
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
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
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

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郟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

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
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
之臣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
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
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爲
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
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
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
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
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

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

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
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
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
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
卿旣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
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
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
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
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

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郭不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

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便
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
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
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
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
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
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
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
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
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

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暉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敗

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敕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尅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卽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

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
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
爲文昭皇后遷號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
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
公爲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
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
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
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
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
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

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暉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

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定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

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惫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

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二爲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尅晉陽垂進圖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尅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

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

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
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
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
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
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
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
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
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
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
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

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俎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僞諡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慕容垂載記慕容垂字道明○一本作字叔仁小字阿
六敦

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綱目作晉孝
武帝太元九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爲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太赦境內改元爲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爲太師左光祿大夫

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畧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

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爲皇
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
貌而蠢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
陽司馬慕容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
潞川爲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
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
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
距之中書令哇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
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

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栢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

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旣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

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畧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畧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

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
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
會爲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
內侮中州分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
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
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
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
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
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
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旣而會歸

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

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
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
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
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
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
發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
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
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
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
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

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諡寶惠愍皇
帝廟號烈宗號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
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
無桑及廩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廩終而
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沈敏多謀畧苻堅誅慕容
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
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
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
沖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

峴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
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
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
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
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手相授
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
而遣之歲餘永誅僞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垂問
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
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
父全之風烈寶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

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佷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

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
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
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
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墻之難
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
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
眞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
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
如廁袒而踰墻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
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

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
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
諸王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于建安
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
進屯乙連盛旣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
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
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卽尊位大
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尊寶
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諡太子策爲
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

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爲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
自決之無搃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
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
東園爲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
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
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
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闕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
情緝穆經畧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
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勲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
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

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
陽璆祕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
聖豈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
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
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
昔武王疾篤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
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
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
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
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

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違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

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
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
安危爲已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
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
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
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
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
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
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
仁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

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
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
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
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
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
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
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
伊尹之勲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
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
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

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
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
盛日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
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
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
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
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
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
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
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

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
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
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
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
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
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
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
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
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
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

之追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旣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而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旣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勃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

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
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
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
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
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
讌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
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
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
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
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

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閣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諡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閣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卽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卽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

日光始改北燕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
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
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
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
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
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
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
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
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苻氏
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

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諡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諡文獻公二苻竝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畧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

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剗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

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
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躡躑若喪考妣
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
久而乃蘇大斂旣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
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
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
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
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韠中有弊氊遂賜
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於百姓率戶
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

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竝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轎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

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偽諡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深沈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

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詐
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
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
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
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
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
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
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
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

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諡惠懿皇帝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竝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

以雄畧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
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
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
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
扣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於黎陽返
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儼斯備夫以
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
殊二霸衆微一旅倚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
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
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竇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

內憤勃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
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
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
於匡牀玄妻之資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
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叢壤宗祀
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
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桀掃燕夷魏釗屠永滅
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
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追

乾隆四年校刊

等書卷一百二十九

戊巳

七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慕容寶載記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綱目寶永康二年卽晉安帝隆安二年兩三字俱誤

慕容盛載記在位三年○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歲在戊戌冬十月稱皇帝至隆安五年辛丑爲段璣所殺則是在位四年也後燕錄亦作在位四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

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秦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溼立祁溼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菀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菀川以叔父軻

溼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溼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
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
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僞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
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
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
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劔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
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
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
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
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

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
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
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顏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遠討之步
顏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
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
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
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窮則虧禍盈而覆
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
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
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

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涅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澠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

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菀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弈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弈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

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
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
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
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諡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
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沖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
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
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
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

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鞫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旣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弈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弈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

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
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
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
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
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
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
州冠軍翟璽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氏
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
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
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

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璵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闔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璵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

年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尙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璵爲吏部尙書翟勅爲主客尙書杜宣爲兵部尙書王松壽爲民部尙書樊謙爲三公尙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邦於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扭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北平韋乾

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乾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羗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

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
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
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
藩於光遣子勃勃爲質旣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
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
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
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
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
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
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

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曰今事勢窮
蹶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
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
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
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
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鷓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
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璠率騎二萬伐吐谷
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
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
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

與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栢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軍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爲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

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
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
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
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
懷立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
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
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
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
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儁檀迎
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

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
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
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
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
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旣
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
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
之乾歸旣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
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

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旣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爲主客尙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于曠岷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

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
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
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
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
亡新烏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
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繫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
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
謙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
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
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

衆出降署爲尙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
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
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
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
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
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
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儁檀師濟河敗儁檀太子武臺于
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
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

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
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
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
吐谷渾支統阿若于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溪
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
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
武木弈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曠岷南山并其四
子轅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諡武元王在位二十
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

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爲相國魏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

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

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儁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儁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儁檀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儁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旣兼儁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十一年

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
逵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
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渰川師
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
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
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
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
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
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弈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
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

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
有豕白蹄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奔于西討黠
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
以曇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尙書令
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
鮮卑烏地延率戶三萬降于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
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
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
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
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

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澠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澠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

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禳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邁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阡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斷俘視羶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峭函

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旣而控弦鳴鏑
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
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幾
而動牢籠僞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
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
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
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
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

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
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
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
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
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
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
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
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
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
獨行猛獸常爲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

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
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
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爲主雲署
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讌羣寮忽有血流其左
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
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
奮劔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爲主

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
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
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
無曠業繫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
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
而不徙舊號卽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
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
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
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尙書事弘爲侍中征
東大將軍尙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

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
侍中尙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尙書左僕射永寧
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
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南大
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尙書廣宗公王
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
差尋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
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
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
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

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
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
蕤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
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
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
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
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
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地所鍾
人望攸繫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
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闕伯過貴能改

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
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
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
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
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
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爲大司馬
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
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
務從簡易前朝苛政悉皆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
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

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
略令旣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
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
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
但大業草創彞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
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
肅然請賅路絕蝮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
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
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
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

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
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
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
存者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
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
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爲祖父
園邑以其太子承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
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
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
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

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
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
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
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
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
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
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
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
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
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

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寒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申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尙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

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尙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尙筮之尙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犬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尙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蠲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

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月不
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
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
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
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
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
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
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
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

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
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
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
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
震右寢壞跋問閔尙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
其故尙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尙右臣懼
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
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
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
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二年高句

驪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尙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尙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

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已率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旣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旣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嚚未窺道德

訛四今從下文遣其左衛匹達改正

馮跋載記凡二十有八載○上文謂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乙未僭號則距丙子爲三十九年豈止二十有八載哉北燕錄跋僭號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亡之歲歲在丙子計其年數爲二十八載與歷代甲子圖合